

殘窗

原本應該是澄靜如止水的，那窗。

不知道何時，
鑲滿了垢，
招來一隻又一隻的蚊蚋，肆虐的行走。

那窗。
清洗它的人忘了清洗。
視而不見的，以為它依舊透明、乾淨。

它依然佇立，等待著遠方山川將它洗滌。
可山川依舊靜默。
如同浮雲不為藍天停留，化成春雨。
海浪不因沙灘，放棄尋找岩石撞擊的絢爛。

那窗，癡等。

突然有人戲謔的用水槍灑它一身星光。
漣漪般的世界好像很美。
但它並不是原狀。
扭曲了的，變形了的。

那窗。
並未清洗它的人，也未替它擦亮。

如同海頓交響曲的驚嚇。
窗底，燕子的巢被春雷親近。
熾熱的溫度蒸發希望，隨之柿一般的色調。

那窗留下一片烏雲揮之不去。
殘缺了的世界不再大同。
焦，驅逐了多少芬芳？

該是四葉的幸運草只剩三瓣。
地平線如同蚯蚓一般的身形。

一個太陽有九個太陽那麼刺眼。
可惜，即便射日的后羿浴火重生。
他也射不下這無形的、冥頑的、
如空氣一般存在的，物。

窗的生命跟著進入梅雨季。

這梅雨來得不太尋常。
它暴跳、激動、發洩式的。
欲控訴不負責的那人。
並替它沖去殘缺的一角，試圖重現水樣的清澈。

但雨終究只會模糊已經破損的世界。
窗櫺如堯舜時的氾濫，腐朽的枯木隨波而走。
墜地。

那鎖早失去功能。
如空氣流動中的風鈴，起舞。
背景音樂卻是首悲歌。
就連鐵鏽，都嗅到了即將剝離的生死訣別。

那人終於發現了這窗。

他輕輕一觸，卻被碎片割傷了手。
受傷似的倒退，又不敢相信的前進。
他再一次用海一般的鹹水侮辱了它。
它不需要它的同情、憐憫和施捨。
它已消耗，甚至等著殆盡。
它放棄了，每個清晨撫摸露水的溫和與親吻蛛網的柔軟。

一張綠色的簾將它蓋上。
那窗。
竟有種不如從此入土的安詳。

失去了所有知覺。
它被包裹得緊緊的。
它看不見山川、浮雲或海洋。
它甚至看不見自己在鏡中的模樣。

沒有知覺的錯覺讓它發汗。
綠色的簾，被浸得叫苦連天。
終於，風吹落一陣流星雨。
灑在這窗的面前，原來先前的黑暗不是永久的幻滅。

那窗。

反覆了多少次的開闔。
目送了多少次的遷徙。
嘗試了多少次膽顫心驚。

幸好朝露雖苦，卻總為它拭淚。
路過的牽牛蔓藤捎來新芽。
柏油路上，一顆顆石子被踩得作響。
看它樂的！
因為它本該這樣。

那窗。
依然在那。
焦黑的烙印並未退去，成為永久的印記。
但它並不因此而永久鎖上。

它只是有了新的名字。
這新的名字給了它新的意義。
這新的意義鋪陳一段新的生命。
原來，失去多少，也就得到多少。

刺破的傷口已經癒合。
天天清洗成為了他的首要工作。
修補的釘子穩固的遮掩了醜陋的疤痕。
成為了獨一無二的特色。

是的，那是它的新名字。

那窗已睡去。
那殘窗，正清醒著。